

【특 집】

新世纪契丹语文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对历史研究的贡献

康鹏*

目 录

- 一, 新资料的公布与解读
- 二, 契丹文语音与语法研究
- 三, 契丹文与其它语言的比较研究
- 四, 契丹文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

摘要

在新的世纪, 契丹文字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在短短十余年时间, 已出版专著二十种, 发表论文三百余篇,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均远远超越了上个世纪。本文仅择其要者, 尤其是与辽史研究相关者予以重点介绍, 分作新资料的公布与解读, 契丹文语音与语法研究, 契丹文与其它语言的比较研究, 契丹文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四个部分展开评述。

关键词: 契丹语文, 新进展, 辽史

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R.P.Louis.kervyn, 汉名梅岭蕊, 1880—1939)在永兴隆中发现了辽兴宗和仁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册。随后将这一信息发表在《北京天主教会通讯》(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èkin)1923年第118期上。同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将该文删改后转载于《通报》(T'oung Pao)第22卷上,从而引起学界重视。失传数百年之久的契丹文文字得以重见天日,契丹文字的研究亦肇始于此。时至今日,已历经九十余年,在上个世纪几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中外学界共计出版契丹文专著四种,¹⁾ 发表论文近四百篇。及至进入新的世纪(21世纪),契丹文字的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在短短十余年时间里,已出版专著二十种,发表论文三百余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远远超越了上个世纪。面对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不求面面俱到,仅择其要者,尤其是与史学研究相关者予以介绍。²⁾ 具体而言,本文将分成新资料的公布与解读,契丹文语音与语法研究,契丹文与其它语言的比较研究,契丹文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四个部分展开论述。至于契丹文词义研究,因其大多包含在第一和第四部分中,故本文不再单独赘叙。

一. 新资料的公布与解读

新世纪发现或公布的契丹文资料之中,³⁾ 有一件极为重要的资料,那就是俄罗

-
- 1) 这四种专著为:金毓黻编《辽陵石刻集录》,奉天图书馆刊,1934年;厉鼎隆《契丹国书略说》,仁声印刷所,1934年;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夏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即实《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此外还有刘凤翥《契丹大字资料辑》(1973年),刘凤翥,于宝林《契丹大字资料辑辑补》(1975年)两种资料,因其为内部油印本,仅在很小的范围内散发,故本文未计入正式出版物之列。
 - 2) 详细篇目可参见周峰《21世纪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论著目录》,景爱,孙伯君主编《辽金西夏历史文献(2001-2008)》,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内蒙古辽中京博物馆,2009年。
 - 3) 相关信息可参见吴英哲《内蒙古地区所藏契丹文献》, *Current Trends in Altaic Linguistics*, Altaic Society of Korea, edited by Kim Juwon and Ko Dongho, 2013.12;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文字石刻解读的新成果》, *Current Trends in Altaic Linguistics*, Altaic Society of Korea, edited by Kim Juwon and Ko Dongho, 2013.12; 高娃《内蒙古大学所藏契丹文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东方文献与写本研究室的契丹大字写本。由于该抄本系用草书书写，字迹难以辨认，故曾被误认为是女真文字。俄罗斯科学院的扎伊采夫(Viacheslav Zaytsev)先生首次将这一发现公诸于世，⁴⁾ 引起契丹文字学界的强烈关注。中日两国学者亦将该文翻译成本国文字，⁵⁾ 以便于学界进一步研究利用。该写本很可能出土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原西辽地域)，共计一百余页，草书契丹大字一万有余。目前学界已辨认或释读出“大中央辽契丹国”，“重熙十四年二月”，“皇帝”，“林牙”等词汇。⁶⁾ 这份契丹大字写本中的文字数量已超过之前所有契丹大字石刻资料的总和，其份量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份用纸质媒介书写的契丹文文字，⁷⁾ 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俄方仅仅公布了一页材料，导致学界还没有办法认识这一材料的性质，更无法展开具体的研究工作。可以想见，如果俄方公布了全部的材料，这份写本一定会成为21世纪契丹语文学界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其重要性将不亚于1922年庆陵契丹小字的发现。

这一时期，刘凤翥先生对于众多新墓志展开了研究工作，撰写了数量众多的考释文章，例如《契丹小字〈萧大山和永清公主墓志〉考释》，《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铭〉再考释》等等。⁸⁾ 这些成果集中收录在刘凤翥先生的《契丹文

4) Зайцев В. П. — Рукописная книга большого кидань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из коллекции 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АН //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 2(15), осень — зима 2011. — М.: «Наук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1.

5) 扎伊采夫著，任震寰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契丹大字手稿书》，《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Viacheslav Zaytsev, 荒川慎太郎译，《ロシア科学アカデミー 东洋文献研究所所蔵契丹大字写本》，《内陆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 X VII, 日本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2012年。

6) 参见前揭扎伊采夫文及陶金《契丹大字考证三则》，《中西文化交流学报》第6卷第1期，2014年。

7) 王丁(Wang Ding)先生曾在柏林吐鲁番特藏中发现一件契丹文字残片，由于残存的文字极少，故学界对于此种文字是否为契丹文尚有疑虑。参见 Wang Ding, *Ob 3586 — ein khitaisches Fragment mit uigurischen Glossen i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edited by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 Jens Wilkens, Marianne Yaldiz, Peter Zieme,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 pp. 371-379.

8) 袁海波，刘凤翥《契丹小字〈萧大山和永清公主墓志〉考释》，《文史》2005年第1辑；刘凤翥《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铭〉再考释》，《国学研究》第22卷，2008年。

字研究类编》中。⁹⁾该书为精装八开,共计四册。全书分成七个部分,涵盖了迄今为止最新的契丹语文研究成果和契丹文研究资料。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第四至七部分。第四部分为《契丹文字的释义与拟音》,凝聚了刘先生一生的心血,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部反映契丹文字最新研究现状的契丹文字字典。第五、六、七部分,汇集了现今最为全面,最为清晰的契丹文字拓本照片,其中有些拓本是海内孤拓,有些则是首次公布的珍贵资料。

吴英哲,杨虎嫩《契丹小字新资料》以及吴英哲《契丹小字新发见资料释读问题》两书公布了七方契丹小字新资料,¹⁰⁾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中央民族大学古文字陈列馆所藏时代最早的契丹大字〈痕得隐太傅墓志〉》一文则公布了一方刻于应历五年(960)的契丹大字墓志,这是迄今为止刊刻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契丹大字石刻。¹¹⁾由于这些志石均系征集而来,故而学界对其真伪展开了激烈的争论。¹²⁾

9) 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12月。

10) Wu Yingzhe and Juha Janhunen, *New Materials on the Khitan Small Script: A Critical Edition of Xiao Dilu and Yeliü Xiangwen*, UK: Global Oriental Press, 2010; 吴英哲《契丹小字新发见资料释读问题》,日本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2年。

11)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中央民族大学古文字陈列馆所藏时代最早的契丹大字〈痕得隐太傅墓志〉》,《首都博物馆馆刊》第24辑,2010年。

12) 相关文章主要有刘凤翥《契丹小字〈萧敌鲁墓志铭〉和〈耶律廉宁墓志铭〉均为贗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19日第5版;聂鸿音《契丹小字墓志真伪辨——兼与刘凤翥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16日第5版;刘凤翥《再论〈萧敌鲁墓志铭〉为贗品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16日第5版;刘凤翥《再论〈耶律廉宁墓志〉为贗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0日第5版;陈智超《给文物热泼点冷水——从〈萧敌鲁墓志铭〉真伪之辨说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0日第5版;吴英哲《契丹小字〈萧敌鲁墓志铭〉及〈耶律详稳墓志〉绝非贗品——与刘凤翥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8日第5版;杨虎嫩撰,唐均译《契丹小字碑铭真伪辨——答刘凤翥先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8日第5版;吴英哲《契丹小字〈胡睹董审密墓志铭〉考释》,唐彩兰主编《契丹遗珍》(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馆藏珍品选·金银器,铜器,玉器卷),线装书局,2011年;刘凤翥《所谓契丹小字〈萧德里鞑·胡睹董墓志铭〉为贗品说》,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大辽遗珍——辽代文物展》,学苑出版社,2012年;刘凤翥《契丹小字〈萧微哩鞑·汗德墓志铭〉为贗品说》,《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刘凤翥《解读契丹文字不能顾此失彼,要做到一通百通》,《辽金史论集》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康鹏《契丹小字〈萧敌鲁副使墓志铭〉考释》,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辽金历史与考古》第4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即实《读述谈解——补说〈乌拈墓志〉》,韩国檀国大学北方文化研究所《北方文化研究》第5卷,2014年。

即实先生的新著《迷田耕耘—契丹小字解读续》无疑也是一部令人瞩目的作品。¹³⁾ 全书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1993年至2009年刊布的《耶律宗教墓志》, 《萧居士墓志》等19件契丹小字石刻资料进行释读, 研究; 第二部分主要是将作者释读成果编成《新拟改拟字音表》, 《词语释义表》, 在两表之后附有《〈辽史〉指误草记》一文, 指摘《辽史》讹误共计37条; 第三部分则是摹象上世纪20年代至2009年公诸于世的全部志石, 作者对32件石刻详加校勘, 绝大部分象文之后均附有校勘记, 这一工作极大地便利了学者的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关于墓志考释的文章, 如刘浦江《关于契丹小字〈耶律糺里墓志铭〉的若干问题》, 韩世明, 吉本智慧子《梁国王墓志铭文初释》,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小字墓志综考》, 康鹏《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补释》等等。¹⁴⁾

二. 契丹文语音与语法研究

在契丹文解读过程中, 契丹文的语音研究无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清格尔泰先生《契丹小字释读问题》一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已释读原字的述评”, 这一部分对契丹小字原字的音值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分析, 颇便于学者掌握契丹文字的语音研究状况。¹⁵⁾ 澳大利亚的康丹先生的《契丹语言与文字》一书对诸家拟音观点一一梳理, 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观点。康丹先生的著作为西方学界认识契丹语文研究状况搭建了一座坚实的桥梁。¹⁶⁾ 此外, 爱新觉罗·乌拉熙

13) 即实《迷田耕耘—契丹小字解读续》,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年。

14) 刘浦江《关于契丹小字〈耶律糺里墓志铭〉的若干问题》, 《北大史学》第14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韩世明, 吉本智慧子《梁国王墓志铭文初释》, 《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小字墓志综考》, 收入氏著《契丹语言文字研究》, 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 2004年; 康鹏《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补释》, 《形象史学研究(2013)》, 人民出版社, 2014年。

15)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 2002年。

16) Daniel Kane, *The Kitan Language and Script*, Brill Academic Pub, 2009.

春《契丹小字的语音构拟》，清格尔泰《关于契丹小字地支的读音》，清格尔泰《契丹小字几个常用原字读音研究》，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梁国王位志铭〉新考——兼拟契丹小字 𐰺 的音值》，宝玉柱《契丹小字 𐰺 及其替换字研究》，陈晓伟《释〈辽史〉中的“大汉”一名——兼论契丹小字原字 𐰺 的音值问题》和《再论契丹“五色纪年说”——以契丹小字 𐰺 为中心》等文对于契丹小字原字具体的拟音都进行了细致的探讨。¹⁷⁾

在契丹小字音值讨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契丹小字拼读规律，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问题》，吴英哲《契丹小字中的“元音附加法”》，武内康则《契丹小字で表記された汉字音から見た契丹语音体系の研究》。¹⁸⁾ 孙伯君，聂鸿音《契丹语研究》一书则对契丹语的语音系统展开探讨，同时对个别契丹小字的音值进行了构拟。¹⁹⁾

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倾向于将契丹小字认作表音文字，契丹大字为表意文字。但是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意识到契丹大字不仅表意，也可以表音。刘凤翥先生在《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中为189个契丹大字构拟了音值，进一步确定了契丹大字并非单纯的表意文字，而是表音与表意相混合的语素文字，该文将契丹大字的解读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²⁰⁾

上文介绍的刘凤翥先生的《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一书，在该书的第四部分，刘

-
- 17)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小字的语音构拟》，《立命馆文学》第577号，2002年12月；清格尔泰《关于契丹小字地支的读音》，陈乃雄，包联群编《契丹小字研究论文选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梁国王位志铭〉新考——兼拟契丹小字的音值》，《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日本松香堂，2009年2月；清格尔泰《契丹小字几个常用原字读音研究》，《蒙古学集刊》2007年第1期；宝玉柱：《契丹小字 𐰺 及其替换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陈晓伟《释〈辽史〉中的“大汉”一名——兼论契丹小字原字的音值问题》，《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陈晓伟：《再论契丹“五色纪年说”——以契丹小字 𐰺 为中心》，《文史》2011年第4辑。
- 18)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问题》，《蒙古学集刊》2005年第2期；吴英哲《契丹小字中的“元音附加法”》，《民族语文》2007年第4期；武内康则《契丹小字で表記された汉字音から見た契丹语音体系の研究》，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言語学专修学位论文，2007年。
- 19) 孙伯君，聂鸿音《契丹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20) 刘凤翥，王云龙《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燕京学报》新17期，2004年。

先生对于契丹大字和小字的音值予以了系统的介绍,并一一指出拟音的根据,是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关于契丹大小字音值构拟的论著。

新世纪关于契丹语语法的研究,最为重要带点成果就是吴英哲先生对于契丹语中的“性”语法范畴的揭示。契丹语中存在与蒙古语类似的“性”语法,有着阴阳性的区分。吴英哲认为契丹语的基数词,序数词,天干等词语均存在着“性”语法规律。值得一提的是,学界曾经对契丹小字的基数词存在带点字(如𐰺,𐰽)和不带点字(如𐰾,𐰿)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吴英哲先生通过“性”语法的视角,指出不带点的字为阴性,带点的字为阳性,可谓确论。²¹⁾

契丹语语法方面的相关文章还有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语的动词后缀》,《契丹语名词的格与数》,聂鸿音《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n和*-in》。吴英哲《契丹语静词领属语法范畴研究》等等。²²⁾

三. 契丹文与其它语言的比较研究

傅林《论契丹小字与回鹘文的关系及其文字改革》一文按时间线索梳理契丹小字文献的拼写方式差异,指出契丹小字在初始的符号系统设计上受到了回鹘文的直接影响。²³⁾ 武内康则《拓拔语与契丹语词汇拾零》对属于同一语族的拓拔语和契丹语的同源词进行了分析,阐明了拓拔语和契丹语里存在中世纪

21) 吴英哲《契丹小字“性”语法范畴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吴英哲《从带点与不带点的原字论说契丹语“性”语法范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吴英哲《再论契丹文天干阴阳之别》,韩国檀国大学北方文化研究所《北方文化研究》第5卷,2014年12月;吴英哲《契丹语静词语法范畴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

22)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语的动词后缀》,收入同氏《契丹语言文字研究》,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语名词的格与数》,收入同氏《契丹语言文字研究》,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聂鸿音《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n和*-in》,《民族语文》2001年第2期;吴英哲《契丹语静词领属语法范畴研究》,韩国檀国大学北方文化研究所《北方文化研究》第4卷,2013年。

23) 傅林《论契丹小字与回鹘文的关系及其文字改革》,《华西语文学刊》第8辑(契丹学专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

蒙古语中所没有的硬腭鼻音，指出拓跋语和契丹语关于颜色的词汇与满语存在着对应关系。²⁴⁾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则主要从汉文文献阐释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三者之间的关系。²⁵⁾

契丹语和蒙古语之间存在亲属关系早已为学界所公认，所以学者关于这方面的成果较多。齐木德道尔吉《从原蒙古语到契丹语》，乌拉熙春《契丹语与蒙古语》，吉日嘎拉《试析契丹语和蒙古语的共用语言》，武内康则《契丹语和中古蒙古语文献中的汉语喉牙音声母》等皆属于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章。²⁶⁾

瑶百舸《契丹宗教词汇与阿尔泰语系民族语言文化》则从萨满教，佛教的角度对“天”，“福”等六个契丹语词汇与阿尔泰语系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²⁷⁾ 韩国的李圣揆则对契丹语与韩语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他指出契丹小字的**𐰺𐰽**(*iri, 名号)，**𐰺**(ai, 年)，**𐰺𐰽**(mas, 第一)与韩语存在一定的相关性。²⁸⁾ 孙伯君，聂鸿音《契丹语研究》一书则系统梳理了汉文文献中契丹语汇，并借助鲜卑语，突厥语，女真语，中古蒙古语，满语等语言对契丹语词加以注释。²⁹⁾

24) 武内康则撰，申英姬译《拓跋语与契丹语词汇拾零》，《华西语文学刊》第8辑（契丹学专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

25)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第2期。

26) 齐木德道尔吉《从原蒙古语到契丹语》，《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吉日嘎拉《试析契丹语和蒙古语的共用语言》，《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语与蒙古语》，收入同氏《契丹语言文字研究》，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武内康则著，聂鸿音译《契丹语和中古蒙古语文献中的汉语喉牙音声母》，《满语研究》2012年第2期。

27) {德}瑶百舸(Joerg Baecker)《契丹宗教词汇与阿尔泰语系民族语言文化》，聂鸿音，孙伯君编《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28) 이성규 「거란 소자 표기 단어와 한국어의 비교 연구」韩国檀国大学北方文化研究所，《北方文化研究》第4卷，2013年。

29) 孙伯君，聂鸿音《契丹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四. 契丹文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

大约十余年前,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曾在一次会议上对契丹文字专家刘凤翥先生说,契丹文研究对于历史学研究没有什么用处。当时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主要是:一,破解契丹文的过程极为艰难,文字资料不够丰富,种类单一(绝大多数为墓志),契丹文字研究者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语言文字的破解上,很少兼顾史学方面的研究;二是历史学家对于契丹文字研究状况不甚了了,无从入手,利用。可以说这位知名历史学家的看法较为符合那一时期的契丹语文研究现状,不过在最近十余年里,这种情形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意识到契丹文,小字石刻对辽史,契丹史研究的潜在价值,如果能够充分发掘和利用契丹文,其重要性将不亚于突厥语文之于突厥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满语之于满清史。³⁰⁾刘浦江,康鹏编纂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一书也为历史学家利用契丹语言文字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³¹⁾

那么具体而言,契丹语言文字对于历史研究究竟有哪些用途呢?

(一)契丹文对于辽代家族世系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众所周知,辽代皇族和后族的世系极为复杂,汉文文献记载多有疏漏,舛乱之处。如何厘清契丹人的血缘宗族关系,还必须从契丹文字本身入手。契丹文石刻资料大多会在墓志前半部分叙述自己的家族世系,如果将诸多的石刻资料合并起来,进行通贯的研究,必然会有重大的发现。这方面的代表学者是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先生,她在《辽金史与契丹,女真文》(日本京都: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一书中利用契丹文资料对于契丹皇族的横帐,后族的国舅帐,以及耶律氏,萧氏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乌拉熙春对于匡马葛的考释,解开了数百年来的谜团。由于《辽史》的误记,人们普遍认为匡马葛,帖刺,蒲古只是同一个人,系一人三名。即便是清代著名考据学家钱大昕也作如是观。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乌拉熙春指出蒲古只为帖刺长子,匡马葛为帖刺次子,厘清

30) 参阅刘浦江,康鹏《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前言》,中华书局,2014年。此处文字略有改动。

31) 刘浦江,康鹏《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年。

了契丹早期皇族的世系情况。乌拉熙春的其它几部著作,《契丹文墓志より見た辽史》(日本京都松香堂,2006年),《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日本京都松香堂,2009年),《韩半岛から眺めた契丹・女真》(与吉本道雅合著,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吉本道雅:《新出契丹史料の研究》(与吉本道雅合著,日本京都松香堂,2012年)也大多是因循这一理路展开研究,从而厘清了辽朝皇族,后族诸多疑难淆乱之处。乌拉熙春先生对于辽代世系研究的贡献,促使诸多学者开始关注辽朝的皇族和后族。

(二)契丹文对于辽朝国号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贡献。众所周知,辽朝在历史上曾数次更改国号,然而《辽史》对于如此重要的事件竟语焉不详。这就造成学者不得不利用宋朝以及高丽王朝的史料对此加以研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刘浦江先生的《辽朝国号考释》,³²⁾该文将辽朝国号更改情况总结为下表。

年代	汉文国号	非汉文国号
916-937年	大契丹	哈喇契丹(全称) 大契丹,契丹國, 契丹(简称)
938-982年	大遼(燕云漢地),大契丹(遼朝故地)	
983-1065年	大契丹	
1066-1125年	大遼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上个世纪,刘凤翥先生最先释读出契丹小字中的“契丹”(𐰽𐰺, 𐰽𐰺, 𐰽𐰺)一词,不过学界对于经常出现在“契丹”前后的𐰽𐰺一词,没有明确的释读意见,仅仅将其音译为“哈喇”。所以学者一般认为非汉文文献中契丹国国号的全称为“哈喇契丹”。刘凤翥先生以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的志盖和志文均以 𐰽𐰺 契丹 (相当于契丹小字的“𐰽𐰺 𐰽𐰺 𐰽𐰺”)为国号作为突破口,结合契丹大小字资料,将原来音译为“哈喇”的 𐰽𐰺 (𐰽𐰺) 意译为“辽”。刘凤翥先生发现除去《耶律祺墓志铭》单称国号为“大辽国”和《

32) 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耶律习涅墓志铭》单称国号为“契丹国”之外，契丹字墓志多作“辽·契丹国”或作“契丹·辽国”，辽代实行的实际是双国号制度。在汉文文献称国号为“契丹”的时，在契丹文字中则称国号为“契丹·辽国”，双国号中的“契丹”置于“辽”之前；在汉文文献称国号为“辽”的时期，在契丹文字中则称国号为“辽·契丹国”，双国号中的“辽”置于“契丹”之前。³³⁾ 这一发现引起了历史学家的重视，陈智超先生还曾专门发文予以介绍，³⁴⁾ 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也在其论著中引用了这一成果。³⁵⁾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契丹文字，辽朝的双国号制度将永远无法为世人知晓。

除此之外，学界对于“汉人”，“阻卜”，“鞑靼”等族称的释读，³⁶⁾ 也极具重要的意义。例如阻卜与鞑靼之谜堪称一道世纪的难题，史学家正式借助于契丹文的研究成果破解了这一难题。³⁷⁾

(三)契丹文对于契丹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契丹人的历史文化是古代北方民族中的重要一环，如果能够对于宝贵的契丹语文资料善加利用，那么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还大有深入的余地和展拓的空间。刘浦江先生曾根据契丹文字揭示出契丹人父子连名制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以往的历史学家根据《辽史》等汉文文献对契丹人名字曾作出种种诠释，可惜均未能揭示出它的真谛。³⁸⁾ 刘浦江先生根据刘凤翥先生将契丹人名字中的^{老化的}𐰺𐰽释读为“第二的(名)”这一关键性的释读意见，³⁹⁾ 总结出契丹人有孩子名(小名)和第二名，契丹文中的“孩子名”，《辽史》列传通常将它当作传主的名；而契丹文字石刻

33) 参见刘凤翥《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考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1期，第52-54页；同氏《从契丹文字的解读谈辽代契丹语中的双国号——兼论“哈喇契丹”》，《东北史研究》2006年第2期；同氏《契丹文字中辽代双国号解读的历程》，《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

34) 参见陈智超《辽契丹双国号制的发现——评刘凤翥关于契丹语双国号制的新发现》，《燕京学报》新24期，2008年。

35) 王曾瑜《辽金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36) 参见乌拉熙春《辽金史札记》，《辽金史与契丹，女真文》，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王弘力《契丹小字墓志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第4期。

37) 参见刘浦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38) 参见都兴智《契丹人的姓氏和名称》，《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张国庆《略谈辽代契丹人的命名习俗》，《博物馆研究》1991年第2期；冯继钦《金元时期契丹人姓名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4期。

39) 刘凤翥，唐彩兰，高娃《辽代萧乌卢本等人的墓志铭考释》，《文史》2004年第2辑。

中所称的“第二名”，在《辽史》里则被称为传主的字。而且第二名词尾均由**伏，出，与，内，杏**五个原字之一构成，这五个原字均以-n音结尾，具有属格后缀的语法意义。若是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则可以判定契丹人父亲的名字和长子的名字显然存在着某种关联，虽然这种关联已逐渐削弱，但在某些契丹文墓志中还可看到契丹人父名和长子名字之间存在关联，即父亲的第二名仅仅比长子的孩子名字多一个词尾(即**伏，出，与，内，杏**五个原字之一)。这种五种属格后缀实际上是契丹人父子连名制的一种残留。在古代阿尔泰民族中，契丹人的名字制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幸运的是，正式通过契丹文字材料的解读，才使得这种早已湮灭的民族文化能够重新为学界所知。⁴⁰⁾

(四)契丹文对于汉语史研究具有一定的贡献。契丹文字研究的成果引起了汉语语言学家的重视，由于契丹小字是一种表音文字，所以能够较好地记录当时的语音状况。美国的沈钟伟先生将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和元代《蒙古字韵》中的八思巴字比较分析，构拟出汉语借词中所使用的契丹原字的语音，进而对北方方言的语音特征进行探讨，把汉语官话的时间上推了二百余年。⁴¹⁾除此之外，学界对于辽代汉语入声韵尾的脱落，支思韵在辽代分立，契丹小字的韵文，汉语的声调，契丹语与辽代汉语的关系等问题均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⁴²⁾

可以说，契丹文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远不止此，相信随着契丹语言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联系日渐加深，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附记：本文承蒙全北大学人文学院유빛나先生批评指正并惠赐资料，谨致谢意！

40) 刘浦江，康鹏《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文史》2005年第3辑；刘浦江《再论契丹人的父子连名制—以近年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石刻为中心》，《清华元史》创刊号，商务印书馆，2011年。

41) 沈钟伟，《辽代北方汉语方言的语音特征》，《中国语文》2006年第6期。

42) 吴英哲，《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入声韵尾的痕迹》，《蒙古学集刊》2006年第4期；吴英哲《再论契丹文中之汉语入声韵尾的痕迹》，韩国檀国大学北方文化研究所《北方文化研究》第2卷第1号，2011年；孙伯君《从契丹小字“杏”看支思韵在辽代的分立》，《中国语文》2009年第1期；沈钟伟《契丹小字韵文初探》，《民族语文》2009年第3期；沈钟伟《契丹小字汉语音译中的一个声调现象》，《民族语文》2012年第1期；傅林《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以双向匹配材料为基础》，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主要参考文献

-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2002年。
-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语言文字研究》，日本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
-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辽金史与契丹，女真文》，日本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
-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文墓志より見た辽史》，日本京都松香堂，2006年。
- 吴英哲《契丹语静词语法范畴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
- 孙伯君，聂鸿音《契丹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Daniel Kane, *The Kitan Language and Script*, Brill Academic Pub, 2009.
-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日本松香堂，2009年。
- Wu Yingzhe and Juha Janhunen, *New Materials on the Khitans Small Script: A Critical Edition of Xiao Dilu and Yeli Xiangwen*, UK: Global Oriental Press, 2010.
-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吉本道雅《韩半岛から眺めた契丹·女真》，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
- 吴英哲《契丹小字新发见资料释读问题》，日本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2年。
-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吉本道雅《新出契丹史料の研究》，日本京都松香堂，2012年。
- 傅林《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以双向匹配材料为基础》，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 即实《谜田耕耘——契丹小字解读续》，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年。
- 刘浦江，康鹏《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年。
- 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
- 聂鸿音《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n和*-in》，《民族语文》2001年第2期。
- 齐木德道尔吉《从原蒙古语到契丹语》，《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 刘凤翥，王云龙《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燕京学报》新17期，2004年。
- 刘凤翥，唐彩兰，高娃《辽代萧乌卢本等三人的墓志铭考释》，《文史》2004年第2辑。
- 袁海波，刘凤翥《契丹小字〈萧大山和永清公主墓志〉考释》，《文史》2005年第1辑。
- 刘浦江，康鹏《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文史》2005年第3辑。
- 吴英哲《契丹小字“性”语法范畴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 宝玉柱：《契丹小字及其替换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 吴英哲《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入声韵尾的痕迹》，《蒙古学集刊》2006年第4期。

- 刘凤翥《从契丹文字的解读谈了代契丹语中的双国号——兼论“哈喇契丹”》，《东北史研究》2006年第2期。
- 吴英哲《契丹小字中的“元音附加法”》，《民族语文》2007年第4期。
- 刘凤翥《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铭〉再考释》，《国学研究》第22卷，2008年。
- 周峰《21世纪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论著目录》，景爱，孙伯君主编《辽金西夏历史文献(2001-2008)》，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内蒙古辽中京博物馆，2009年。
- 刘浦江《关于契丹小字〈耶律纪里墓志铭〉的若干问题》，《北大史学》第1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 孙伯君《从契丹小字“𐰺”看支思韵在辽代的分立》，《中国语文》2009年第1期。
- 沈钟伟《契丹小字韵文初探》，《民族语文》2009年第3期。
- [德]瑶百舸(Joerg Baecker)《契丹宗教词汇与阿尔泰语系民族语言文化》，聂鸿音，孙伯君编《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中央民族大学古文字陈列馆所藏时代最早的契丹大字〈痕得隐太傅墓志〉》，《首都博物馆馆刊》第24辑，2010年。
- Зайцев В. П. — Рукописная книга большого кидань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из коллекци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АН //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 2(15), осень—зима 2011. — М.: «Наук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1.
- 吴英哲《契丹小字〈胡睹董审密墓志铭〉考释》，唐彩兰主编《契丹遗珍》(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馆藏珍品选·金银器、铜器、玉器卷)，线装书局，2011年。
- 陈晓伟《再论契丹“五色纪年说”——以契丹小字“𐰺”为中心》，《文史》2011年第4辑。
- 刘凤翥《契丹小字〈萧微理鞑·汗德墓志铭〉为贗品说》，《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
- 武内康则著，聂鸿音译《契丹语和中古蒙古语文献中的汉语喉牙音声母》，《满语研究》2012年第2期。
- 沈钟伟《契丹小字汉语音译中的一个声调现象》，《民族语文》2012年第1期。
- 陈晓伟《释〈辽史〉中的“大汉”一名——兼论契丹小字原字的音值问题》，《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 吴英哲《内蒙古地区所藏契丹字文献》，Current Trends in Altaic Linguistics, Altaic Society of Korea, edited by Kim Juwon and Ko Dongho, 2013.
- 이성규 「거란소자 표기단어와 한국어의 비교연구」韩国檀国大学北方文化研究所『北方文化研究』第4卷，2013年。
-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文字石刻解读的新成果》，Current Trends in Altaic Linguistics, Altaic Society of Korea, edited by Kim Juwon and Ko Dongho, 2013.
- 傅林《论契丹小字与回鹘文的关系及其文字改革》，《华西语文学刊》第8辑(契丹学专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

武内康则撰 申英姬译《拓拔语与契丹语词汇拾零》，《华西语文学刊》第8辑(契丹学专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

康鹏《契丹小字〈萧敌鲁副使墓志铭〉考释》，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辽金历史与考古》第4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

高娃《内蒙古大学所藏契丹字文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康鹏《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补释》，《形象史学研究(2013)》，人民出版社，2014年。

即实《读迷谈解——补说〈乌拈墓志〉》，韩国檀国大学北方文化研究所《北方文化研究》第5卷，2014年。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第2期。

吴英哲《再论契丹文天干阴阳之别》，韩国檀国大学北方文化研究所《北方文化研究》第5卷，2014年12月。

투고일 : 2015년 11월 13일, 심사완료일 : 2015년 12월 8일, 게재확정일 : 2015년 12월 20일

■ 국문초록 ■

거란어 연구의 新진전과 거란어사 연구에의 공헌

강평

21세기 들어 거란문자 연구는 비약적인 발전을 거듭하고 있다. 10여년의 짧은 시간에 벌써 전문지작 20종이 출판되었고 발표논문은 200여 편에 이른다. 또 연구의 수량뿐만 아니라 연구의 질적 수준에서도 이미 지난 세기의 수준을 크게 뛰어넘었다. 이 글은 그 중에서도 중요한 연구들을, 특히 요사(遼史) 연구와 관련된 것들을 중점적으로 소개했는데, 새로운 자료의 공포와 해독, 거란어의 말소리와 어법연구, 거란어와 다른 언어의 비교연구, 거란어의 역사연구에 대한 공헌 등 4개 부분으로 나누어 논평했다.

주제어 : 거란어, 신진전, 요사